

回眸 20世纪二三十年代 的国花之争

撰文
李伊波

摄影
韩振声



我国的国花至今悬缺，因而近些年来在报刊和网络等媒介上，关于评选我国国花的议题可谓不绝于耳，甚至有全国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等纷纷提出议案，以早日确定我国的国花。关于国花，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声音，或支持牡丹为国花，或支持梅花为国

花，或牡丹、梅花共为国花，或以其他四时名花等为国花，莫衷一是。其实回眸历史，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舆论界对于国花问题的争论已十分激烈。有鉴于此，笔者拟重构这一时期国花之争的情状，并探究梅花胜出而其他花卉落败的缘由，为当今国花评选提供借鉴。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许多国人鉴于世界各主要国家皆有国花，独我国至今尚未规定，相形之下，深感遗憾，遂纷纷提出自己心目中的国花

既然谈及当时民众对于国花评选的争论，我们首先要厘清当时国人心中的国花概念，那么何谓国花呢？早在1920年就有人根据花的种类及人的好厌，做出了这样的定义：“有足代表一国之习俗所公尚者，是即所谓国花也。”1934年又有论者下了类似的定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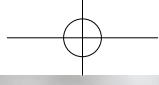
“国花者，即指定某一种之花卉，以此而代表国家、社会及国民一切之谓也。”概而言之，也即是说国花必须能够成为本国的象征。



白色的梅花 摄影 / 沈斌煊



红梅花儿开 摄影 / 金献华



寒风中的梅花 摄影 / 金献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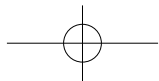
那么何种花卉才有资格作为国花呢? 时人指出, 一国的国花必须同本国的文化和历史相关联, 方可当之无愧, 否则有名无实。时人对于国花的评选态度十分严谨, 并对国花问题进行了追根溯源, 指出“吾国历史无国花, 仅有花王等说”“初不足代表一国者也”。他们认为: 国花的名称是近代世界各国的通例, 由民众在百花中择善选取, 如日本之樱花, 法国之百合等, 均为一时之盛典, 代表一国之精神。

当时, 也有人以世界其他国家的国花评定标准为例来佐证国花的评选要符合本国特色。如: 1. 其国树术所特长者也, 如英国之蔷薇; 2. 其国所特茂者, 如印度之罌粟; 3. 其国民性所最相协者, 如日本之樱花; 4. 其国民所公爱者, 如伊国之雏菊; 5. 其国诸花中之香艳绝伦者, 如法国之百合; 6. 其国历史传说所关系者, 如苏格兰之薊; 7. 其国国王所特爱者, 如德国之蓝菊; 8. 其国迷信俗尚所关系者, 如

埃及之美藟。

为了更加直观地感触当时国花之争的情状, 笔者对中国近代影响最大的中文报纸《申报》进行了梳理, 统计出一些主要名花在参评国花时出现的频数, 可以大致地看出当时各种花卉的受宠程度。各种花卉争鸣最为激烈的时期当为1928年与1929年, 此后仍有余响, 舆论中呼声最高的则为梅花, 其次为牡丹, 菊花、兰花、莲花等传统名花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追捧, 此外并不太著名的向日葵、嘉禾等也被论及。

最终梅花遂于1929年1月28日在国民党第二届中央党务委员会第193次会议上被选定为国花, 但后来由于时局动荡不安, 国民政府无暇他顾, 而将这件事搁置下来。因而梅花被评为国花的提案却“惜以数年以来, 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无暇议及, 致未颁行”, 虽没有被国民政府正式作为国花, 但梅花“虽无国花之名而已有国花之实”。而国人通常



也都这样认为：“虽然没有什么明文规定，可是大家已经认为梅花可以作为中华民国的国花。上海市政府的徽章，就用梅花，这是一证。”而梅花遂成为民间所公认的国花，“虽不必规定于议案，可由民间公认知”。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梅花被报刊舆论大为推崇，当时舆论以梅花为国花，而牡丹惜败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梅花成为国人的宠儿也是由梅花自身的特性决定的。

其一，梅花所喻之精神与国民性相符。时人认为：“梅有耐寒的特性，她具有不屈不挠的精神，不畏风雪的挫折，常矗立在严寒的冬天与风雪相抗，和松、竹合成岁寒三友，亦正与我人民之有刻苦耐劳之特性相称，所以梅花用以代表我们的国性真是适合极了。”而国民政府内务部提议梅花为国花

时也认为：“以梅花经久耐寒，可喻从事革命者，其精神每不为外来威势所屈辱。”“言品言态，其入选为吾国国花也固宜。”

国花是一国国魂之所寄，影响国民性如影随形。因而，能否合乎国民性遂成为国花评选的一大标准。而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国中国则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陶冶成一种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万世而不衰的中华国魂，以充实人民生活，维系国家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便显得非常紧要。而梅花具有独特的优势，“梅为百花魁，不畏严寒，可表我国人忍辱之性；梅开独晚，又可表现吾国人谦让之美德”。与国民性相契合，因而许多人将国魂寄托在梅花之上，认为将梅定为国花，可谓完美。

其二，梅花的花形与国民政府所宗之主张相合。“梅花有红、白二种，与国旗青天白日满地红颜色相似”“她生有五片娇艳的花



牡丹双艳 摄影 / 崔晓安



五月牡丹 摄影/影随光

瓣，实足表示我们中国是由汉、满、蒙、回、藏五族而成，更有花蕊三枚，犹如吾党所宗的三民主义，其构造全与我国国性相符。”也即是说梅花的花形具有象征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与五族共和等特质。

其三，梅花所含吉祥之寓意受国人所喜爱。民间习俗有五福之说，“俗以梅间五瓣，拟之五福，新春联语，多书之以为喜。”此外，梅花因开于春首，有花魁之称：“于此可得两意，一曰，梅开百花之先，喻吾国开化之早也；二曰，梅占四时之先，喻气象之新鲜也。”

其四，梅花较易栽培，适应性强，能够遍植于全国。“栽培颇易，不限风土，均能生育，我国各地，均得栽植，洵理想中之国花也”。

选牡丹为国花的呼声仅次于梅花，因为牡丹亦具有自己的独特优势，但由于时代特点，牡丹的一些特性导致了其落选

赞成牡丹为国花的人认为：“牡丹被称曰‘花王’，在君主时代之中国似牡丹为国花矣。”而且时有国人考证牡丹在清代为国花。此外，有钟爱牡丹者给予其极高的评价，



粉牡丹

“牡丹吾华之特产也，牡丹吾华所特艺也，牡丹吾花之至美者也，牡丹吾国性所寄，国民所同好也”“牡丹不特为吾国性之所寄，抑自然美之代表也。综是以观，则牡丹之确为吾国国花也”。

但由于时代特点，牡丹的一些特性导致了其落选，时人对牡丹的批评也不遗余力。

其一，牡丹所喻之精神不能持久。牡丹“然富贵浓艳，无艰苦不拔之品也”“不过一时之荣华，精神不能耐久，未足以模范全国”。

其二，牡丹富贵之征与当时提倡朴素生活的主张不符。“夫牡丹非不贵也，然正以众人眼中尊为富贵而弃之。”“倘果惟富丽是尚，则牡丹固穷极富丽矣，奈此夸贵导奢之物，不适于三民主义下之中华民国也。”“牡丹之富贵，人所俱知，富丽堂皇，似不适于现今新生活时代，与简单朴素之真义相违反，故意当弃而弗取。”

其三，牡丹花王之称是专制的产物，不适合民国民主共和的时代风气。“至于我国往昔专制时代，虽有富丽堂皇的花王牡丹，不过供‘独夫’‘独乐乐’罢了，老百姓何与焉。”也就是说牡丹仅仅为统治阶级所享有，而非一般百姓可以拥有，不具有普适性，不合民国人人平等的宣言。

其四，牡丹的特性与民族危亡的时代特征相悖。“自民国肇造以来，外受帝国主义的袭击，内遭汉奸军阀的蹂躏，致国事日非，形成‘九一八’‘一二八’的奇耻大辱。嘿！这样危急存亡、间不容发的生死关头，享乐主义式的牡丹，还可拿来代表中国的国民性，陷四万万同胞于麻木不仁，醉生梦死的境地么？这是政府摒弃牡丹，公献岁寒三友中的腊梅，奠成国花，使人民知所取法的深意。”

综上所述可知，时人对牡丹的批评之声远高于赞同之声，因而牡丹最终落败也不难理解了。

菊花、兰花、水仙花、莲花也有各自的支持者

同时，作为中国传统名花的菊花亦受到时人的追捧，赞成者认为菊花具备五个优势：其一，菊具有自甘淡泊、不慕荣华的品性，足征中国文明之特色；其二，菊具有傲霜耐冷、不屈不挠的精神，足征中国人民之品性；其三，菊以黄为正色，足征中国人及是黄帝子孙的特点；其四，菊花盛开于重阳节前后，时间约同于民国的国庆节——双十节；其五，菊也具备易于栽培的特点。然而，随即以菊为国花之议便遭到反对，“既而有某君，谓菊花为日本国花，吾国不宜复踵其后，至犯雷同之嫌。”

此外，兰花、水仙花、莲花等名花也被提及，但其落选的共同原因则是因自身生长环境较苛刻，不易栽种，而不宜作为国花。兰花又因古称为“王者之香”，不适宜民国人人平等的宣言，而不能称为国花的备选。此外，莲花向来为佛家所重，久已成为佛教的一大象征，而国花选莲，有偏于佛宗之嫌，不



菊花 摄影 / 沈斌煊



荷塘物语 摄影 / 孙福

适宜“奉教最自由之吾国”。

以嘉禾为国花者认为：“我国以农立国，欲使国民重农，故货币及勋章等皆饬嘉禾。然则嘉禾当确定为中华民国之国花矣。”但随即便遭到反对，“国人喜得嘉禾章之心甚浓，而真能业农者有几人哉！则嘉禾为国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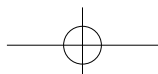
似又不相宜矣。”

时有论者甚至提出以向日葵为国花，他们认为：其一，“形体极似国旗”，固天然构成一国旗图案之植物也；其二，“裨益民生”，其果实可以供食，其茎干可以做燃料；其三，“适合国庆节”，其果实国庆节前后成熟，可以作为“国果”或“庆果”；其四，“适于农业国”，为农田中的主要作物。

几天后有人撰文反对向日葵为国花：首先，向日葵花实与日本国旗中心之形相似，我国国旗“青天白日满地红”其白日位于旗之上角，而非正中，言极似国旗，实是党旗之误。其次，国花是国家所珍重的，当作国民之纪念品、欣赏品，奚可取为果腹？作为“国果”或“庆果”于国庆日聚而食之，则又无珍贵国花之可言矣。最后，向日葵三字，非昭然表示葵之向日乎？以我国之葵，竟有向日之意，宁非趋附帝国主义之某国乎，兼之“葵”谐因“愧”，“向”者相对之意，有对某国而惭愧之意义，宁非国家之奇耻大辱乎？



向日葵



此外,连臭名昭著的罂粟花亦有人选其为国花,有人以反讽的语气说道:“中央所办之《晨报》以中国遍地皆罂花,主张即以罂花为国花,余闻之不禁五体赞成。”

同时也有西方人主张中国人应当定罂粟为国花,“某西人投稿《大陆报》说:‘中国应当定罂粟花为国花’,某西人嘲笑的意思,一方面是说中国人永久不能禁绝鸦片,一方面是说中国没有定国花的资格。”

综上所述可知,关于国花问题的争论不仅存在于当今之世,早在80多年前的民国时期已被国人广泛的讨论过。虽最终在国民党的党代会上确立了梅花的国花地位,但国民政府最终因故并未正式通过,关于国花的争论并没有持续发酵,仅持续了两年左右。多种花卉参与了争鸣,各有优劣之处,但没有何种花卉能撼动梅花的绝对优势。梅花作为国花也得到了民间普遍的认可,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缘于当时国家、民族处于危亡之秋的时代

特征。

通过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花之争的回顾与探讨,有以下几方面可资当今国花评选之鉴:其一,一花能够成为国花必须符合国民性,与民族与时代精神相契合;其二,国花的评选应该得到充分的讨论和争鸣,一花能够成为国花须总体上能够得到舆论的赞同;其三,一花能够成为国花仍需具备较好的环境适应能力,在国内大部分地区能够生存;其四,国花的评选须得到一较权威机构的认可,不必政府层面的当即正式确认,久之,遂可为民众所广泛接受。

作者简介

李伊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农业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区域与断代农业史的研究。

(责编 桑新华)



老树梅花开 摄影 / 沈斌焯